

草原游牧文化的人文魅力——读《哈萨克文化研究》

贺 灵

哈萨克族是我国人口超百万的民族之一，也是跨国民族之一。我国的哈萨克族人口 80% 以上聚居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长期以来，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培养哈萨克族师资为主的伊犁州所属的高等院校——伊犁师范学院，以研究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为办学特色，广泛吸引国内研究哈萨克族的各民族专家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展示该校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准的校刊——《伊犁师范学院学报》，数十年来，始终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宗旨服务，成为中国哈萨克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和学术讨论的园地，将我国哈萨克历史与文化一步步推向深入。该院为了向社会展示哈萨克研究方面的成绩，将编辑出版《哈萨克文化研究》一书作为 2004 年度院级科研课题，于 2004 年 12 月结项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萨克文化研究》系一部文集性科研课题。它从 20 多年来 80 余期《伊犁师范学院学报》（汉文版）所载有关哈萨克研究论文中遴选 58 篇论文，分门别类缀辑而成。我国民间文学与哈萨克语言文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毕树教授百忙中通读书稿并命笔写序言；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合甫·米尔扎汗百忙中也通读书稿，并给予中肯的评语。书稿分为四篇：历史篇、文学篇、语言篇和民俗篇。该课题结项后的第一位读者（责任编辑）的我，手捧 45 万字近 600 面沉甸甸的学术成果，视之如己出，感触颇深。兹借学报一角，将读后感奉献读者。

哈萨克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尤其是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成为“哈萨克学”的中心内容，也成为自古以来西域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研究西域文化的专家学者，在探讨西域文化形态时，尤其是梳理近代前后的草原游牧文化形态过程中，始终将哈萨克文化作为突出新疆地域文化的一个区域重点和中心来研究。这并非专家学者的主观臆断或感情所使。因为哈萨克文化它代表的是一种区域文化特点和一种经济形态所创造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形态和内涵，与其历史过程相始终，筑就了西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使其得以延续，成为世人关注的文化焦点。这就是清末以来有关专家学者之所以对哈萨克文化给予特殊关注的重要原因。据 1998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统计资料，自清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间世的有关哈萨克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资料、专著、论文（含文章）、译作等已达 400 多部篇上千万字。从此可以看出，在西域（新疆）地域文化研究中，专家学者将哈萨克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放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相见，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哈萨克文化研究》仅仅反映了其部分成果内容。然而它作为与伊犁师范学院教学内容紧密相联的课题项目，而且在仅撮之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一家之刊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引人不得不一读的水平，可谓不易。

哈萨克族历史头绪纷繁，许多问题仍存争论，举凡哈萨克族的族源、族名，早期迁徙问题，哈萨克族形成年代问题，哈萨克族先祖与蒙古的关系问题等。对上述学术问题，专家学者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但并非很透彻，其讨论仍处于各抒己见、歧异纷出的状态。尤对其族源和族名问题，争论比较集中，这反映了哈萨克研究中的重要难点之一。《哈萨克文化研究》适时把握这一难点的讨论，其“历史篇”主要收录了这方面的文章。如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略谈哈萨克的族源及其形成》、贾合甫·朱尼斯的《哈萨克族的族源及其形成和族名》、洪涛的《也谈哈萨克族族源》、苏北海的《哈萨克族先民与匈奴的关系》和《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哈萨克部落》、贾合甫·朱尼斯的《乌孙国与乌孙》、任冰心的《乌孙居住地探析》等。从上述文章的讨论中反映出，多数学者对哈萨克族源的探讨范围比较宽泛，认定族源系统较多，诸如塞人（塞种）、匈奴、月氏、乌孙、鲜卑、柔然、悦般、铁勒、突厥、突骑施、粟特、契丹、蒙古等部族均被认为与现代哈萨克有渊源关系。其中乌孙被认为是主要来源。从上可以看出，要系统、全面地理清哈萨克族源问题，还要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哈萨克族的文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在该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自近代以来，由于哈萨克文学所表现的突出特点，先后吸引诸多各民族文学爱好者

和学者在哈萨克文学艺苑中采风并进行学术研究，到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哈萨克文学分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形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是孕育其书面文学及文学家的母体。因此，两者之间无论是体裁还是内容都密不可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其最大的特点。民国以来，在哈萨克文学这块热土上，涌现出了不少带有时代思想文化特点的文学家和文学工作者，是他们推动了其书面文学的向前发展，使哈萨克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一起登上了新时代文化殿堂。《哈萨克文化研究》为了充分展示哈萨克文学领域成果，将收录该领域研究成果作为本书重点，以“文学篇”之冠辑录了27篇文章，占去本书近半篇幅。这些文章各以不同角度对哈萨克民间文学形式如民间诗歌、英雄传说、民谣以及对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作家及其成就，进行了研究和介绍。通过这些，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不同历史阶段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概貌以及书面文学的发展情况。在“文学篇”中，关于唐加勒克的创作历程、文学成就、思想意识及社会启蒙作用，以及倡议建立唐加勒克研究学科等问题的讨论引人注目，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萨克的语言问题也历来为各民族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一批汉族学者几十年来一直从语法、语音、词汇等方面对哈萨克语进行研究，相继推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成果，仅《伊犁师范学院学报》便先后刊发十几篇该方面论文。《哈萨克文化研究》将这些成果基本收录其中，专设“语言篇”作了成果展示。此外，对哈萨克谚语、惯用语、谎言诗等，也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探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研究其他民族这方面的文化现象给了有益的启示。

哈萨克的民俗不仅是一种具有浓郁特色的文化生活现象，而且它们可以折射出本民族的生产形态、审美意识、文化取向、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心理状态、民族情感等，可谓综合性的文化生活现象。《哈萨克文化研究》的“民俗篇”以10篇的篇幅展现了以往为人们易为忽视的民俗领域的文化现象，如萨满教文化遗俗、原始信仰现象、马文化、驯鹰文化、哈萨克语地名文化、起名文化、食奶文化及数字文化等。从中可以感受到哈萨克民俗文化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地域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哈萨克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逐步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学专有长的专家学者，不断向新领域进军，提出了“中国哈萨克学”的概念，并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研究成果质量又逐步得到提高。《哈萨克文化研究》适应“中国哈萨克学”研究的发展形势，适时地展示了伊犁师范学院作为将来研究哈萨克历史与文化园地和中心的学术研究势力。然而应该说本次展示是初步的，是小部分的。哈萨克学要走出区外、要登上世界学术舞台，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其中重要一点，就像毕树彬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从事学术研究应该具有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研究者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意识和问题意识，从而不断提高研究能力和科研水平。建设和发展哈萨克学需要大批经过训练的学术人才，建立高素质的学术梯队和培养后继人才对于建设和发展哈萨克学具有现实的意义。”就现有研究队伍来说，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整体研究水平，拓宽研究范围，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且进一步挖掘新史料，重视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少数民族学者要提高自身驾驭汉文史料的能力，汉族学者也提高运用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资料水平。各民族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精神，不断更新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扬学术合作精神，这样才能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绩。